

资质通鉴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四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韓學兼侍讀學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劉詵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重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魯邑王百賜蓋黃俊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五

起層維單闕盡上
章執徐凡二年

孝獻皇帝戊

建安四年春三月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
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
北隰之中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
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
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
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

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
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
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
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
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爲
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
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上谷大人難樓遼東
大人蘇僕延右北平大人烏延等表紹攻公孫瓚蹋頓
以烏桓助之瓚滅紹承制皆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
等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
其後難樓蘇僕延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

猶秉計策 眭固屯射犬夏四月曹操進軍臨河使將

軍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仁操從弟也固自將兵北詣袁
紹求救與渙仁遇於大城渙仁擊斬之操遂濟河圍射
犬射犬降操還軍敖倉初操在兗州舉魏种孝廉兗州
叛操曰唯魏种且不棄孤及聞种走操怒曰种不南走
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
釋其縛而用之以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 以衛將
軍董承爲車騎將軍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
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自下飢困莫之收卹既而資實
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犇其部曲陳簡雷薄於瀟山
復爲簡等所拒遂大窮士卒散走憂滿不知所爲乃遣

使歸帝號於從兄紹曰祿去漢室久矣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謹歸大命君其興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及將軍清河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篔簹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術從弟胤畏曹操不敢居壽春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宜應天稱尊號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殺包以自解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舡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令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灑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

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云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清河崔琰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

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灑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秋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將精兵入青州以扞東方留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

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
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
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月繡率衆降曹操操執繡
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謂爲執金吾
封都亭侯關中諸將以表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
韋端使從事天水楊阜詣許阜還關右諸將問表曹勝
敗孰在阜曰表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
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
決機無疑灑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
必能濟大事者也曹操使治書侍御史河東衛覬鎮撫
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

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曰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表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

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
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
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
兵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
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
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
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
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
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
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
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

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
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
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彊之至
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
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
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爲動
容徐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妻蔡
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
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乃弗誅而囚之 揚州賊帥鄭
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
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

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
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
龍言服推曄爲主曄以其衆與盧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
曄曰寶無灋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
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
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
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
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
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
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
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

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

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
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
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
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
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
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
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
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
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起世用兵
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
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

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
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
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
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
便向歆拜禮為上賓 ○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胤之

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
之徒位奪節墮咎孰大焉 ○策分豫章為廬陵郡以

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
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表術妻
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
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

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吳郡太守會稽盛憲舉高岱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營帥許昭家烏程鄒佗錢銅及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人不附孫策策引兵撲討皆破之進攻嚴白虎白虎兵敗犇餘抗投許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 曹操復屯官渡操常從士徐他等謀殺操入操帳見校尉許褚色變褚覺而殺之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

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
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
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
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
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太
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
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
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
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

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

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
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
然後簡其精銳分爲竒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
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
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
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
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執存
則威無不加執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
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操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
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怙軍之破敗在此

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其今之謂乎振威
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鄆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
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
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
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
之膽過於賁育矣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
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
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
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
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
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

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
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
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
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
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軍至延津南操
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
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
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
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

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
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
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
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
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
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
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
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
各爲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
爲烏桓校尉鮮于輔身見操於官渡操以輔爲右渡遼

將軍還鎮幽土 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
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
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
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
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
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
衆沒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
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
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
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

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
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
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
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
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
王壬午馮薨 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表紹紹遣
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
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
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
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通急錄戶調朗
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

其縣綰小人樂亂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綰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歛縣綰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縣綰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通擊羣賊瞿恭等皆破之遂定淮汝之地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縣綰方急長廣太守何夔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

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灑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灑也操從之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執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揚擊之為備所殺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依

沙埽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 九月庚午
朝日有食之 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
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爲霹靂
車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
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
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
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
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
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
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
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執屈也公以十分居一

之衆畫地而守之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執
竭必將有變此用竒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
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日暮
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
徐晃可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之
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
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蔣奇
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
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
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

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
取操會攸家犯灋審配收繫之攸怒遂犇操操聞攸來
跌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
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
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
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
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
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
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
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

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
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
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
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
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
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
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
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
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
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
瓊等盡燔其糧穀殺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

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恟懼郭圖勸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使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逆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犇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

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
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
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
袁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把其手曰孤
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號令衆聞紹在
稍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只公貌寬而內
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猶能救我
今戰敗而恚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軍士皆拊膺泣曰
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於敗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
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
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

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列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親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懷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 冬十月辛亥有

星李于大梁 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
江梅乾雷緒陳蘭等各聚衆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沛
國劉馥爲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
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緒等皆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
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塢官民有畜
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以脩戰守之
備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
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
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
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
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

楊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栢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栢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

祖進伐劉表音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踈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二云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

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救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 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曹操方與袁紹相

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張魯以劉璋闇懦不復承順襲別部司馬張脩殺之而并其衆璋怒殺魯母及弟魯遂據漢中與璋為敵璋遣中郎將龐羲擊之不克璋以羲為巴郡太守屯閬中以禦魯羲輒召漢昌賓民為兵或構羲於璋璋疑之趙韙數諫不從亦恚恨

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爲兵
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趙贇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引兵數
萬攻璋厚賂荊州與之連和蜀郡廣漢犍爲皆應之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翰肇立稟侍讀學朝散大夫議矣制詰新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筆護憲

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紫燾袋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孝獻皇帝己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安

民以表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

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

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月操揚兵

河上擊表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 操自擊劉

備於汝南備奔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

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
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
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
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
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
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豨此必豨計猶豫故不
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
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
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
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 趙躡圍劉璋於成
都東州人恐見誅滅相與力戰躡遂敗退追至江州殺

之龐羲懼遣吏程邾宣言於其父漢昌令畿索寶兵畿
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
志不敢聞命羲更使邾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
汝爲郡吏自宜效力不義之事有死不爲羲怒使人謂
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
恩大義然也今雖羹邾以賜畿畿啜之矣羲乃厚謝於
璋璋擢畿爲江陽太守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
牛亶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張魯以鬼道教民使
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
競共事之犯灋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
酒爲治民夷便樂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

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
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
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巴西閭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
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
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
稱勿為禍先魯從之

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
牢祀橋玄進軍官渡 袁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血夏
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
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
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

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
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為幽
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
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眾以譚長
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
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
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
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
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
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
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

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
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使逵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
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
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間將殺逵皆棄城
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中
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閒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
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折械遣
去不語其姓名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
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旣說馬騰爲言利
害騰疑未決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
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漢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

矣袁氏恃其疆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疆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

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

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
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
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
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
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
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
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
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
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審
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
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

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
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
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
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
起兵滌陰以叛譚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
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
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
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 秋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
平 表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
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

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有不
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
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
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
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
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況我
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
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
譚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苟
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之

志可知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違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表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聞其閒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災

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
亡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
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敝之寇無異
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
荊州豐樂國未有豐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
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
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
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
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
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
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

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
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
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
呂範平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
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
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
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
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
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
軍至汜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犇操操進至鄴爲土

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又擊尚將
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
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
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黑山賊帥
張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將軍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
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
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的餓
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
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所問事杖繫
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止

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
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
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
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
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
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
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
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
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
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
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

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
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
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
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
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
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
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
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爲配所殺
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
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
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

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稟食之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

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
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
復以爲冀州從事又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
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
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
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
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
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高
幹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
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表尚於中山

尚敗走故安從表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曹操表公孫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是歲度卒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其弟恭操以牽招嘗爲表氏領烏桓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表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表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表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

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
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
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執疆者爲右曹操何得
獨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
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
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
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
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丹陽大
都督矯覽郡丞戴負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
赴宛陵覽負復殺之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

以丹陽應之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
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
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
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
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三日大懼悅大
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
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
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纒
經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立還
至丹陽悉族誅覽負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賞賜有
差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

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疆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

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
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
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
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
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
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
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
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
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
軍事表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

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
軟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
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
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
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
皆封爲列侯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
降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
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犢平秋八月操討犢等
斬之乃渡潞水救犢平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聞
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
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滎澗

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馮暹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執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

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邸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

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
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
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
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
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
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旣西徵關中諸將馬
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
赦之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爲陳義
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
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講武備
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秘書監侍

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時政在曹氏
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
曰爲政之術先弇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灋放越
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
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灋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
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
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
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
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
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

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灋立矣是謂統灋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翰學舊傳讀學斷疑義議矣制誥尚書都負兼舉萬壽觀軍護軍河郡
闕侯魯王百賜紫纁袋官司馬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閏茂盡著
雍困躬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曹操自將擊高

幹留其世子不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

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

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并州悉平曹

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

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為寇害習

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
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
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歎凡
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顙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
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
刺史未有如習者習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
林楊俊王象荀緯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爲縣長後
皆顯名於世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
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
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

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爲尚書郎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
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
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紕耳及
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
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
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
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
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滯上
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媼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

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
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
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
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
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秋七月武威太守
張猛殺雍州刺史邯鄲商州兵討誅之猛奐之子也
八月曹操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將樂進李典擊破
之承走入海島 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 是歲
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
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
十餘萬戶表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

妻焉遼西烏桓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
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
渠以通運 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
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
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
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
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
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
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

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表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馮公之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爲冀州從事疇

忿烏相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
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
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脩令隨軍次
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
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
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
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
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
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

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
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
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壑山堙谷五
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
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
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
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
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
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
僕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
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

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
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
斬尚熙并速僕九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
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
圖其執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
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
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
水旣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
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
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冬
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鷄尾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贇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
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以五百戶封田疇為亭侯疇曰
吾始為劉公報仇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
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操之北伐也劉
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
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
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
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

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
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
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
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
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
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
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常謂
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

語而稱之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尋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

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
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
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
財穀並之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
於耕農軍無漚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
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郎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
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
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
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
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

間大紕繫石爲砮上有十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
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
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
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
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
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
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
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
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
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

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
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
兵屯於它所 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
癸巳以曹操為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為丞相
西曹掾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為丞相東曹掾元城令
河內司馬卽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為
漢曹議令史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
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
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
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

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
爲哉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朗曰君弟聰
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
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
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
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
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
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
三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
事訓諭遂相親睦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
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爲讎敵朝廷使司隸

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
將征荊州使張旣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
猶豫旣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
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其子超爲偏將軍統其衆
悉徙其家屬詣鄴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丁
未以光祿勳山陽郗慮爲御史大夫 壬子太中大夫
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發辭偏宕多致乖
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
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
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郗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
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

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諍訕朝廷又
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荅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
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
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
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 初劉表二
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
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
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
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
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

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
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
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
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
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
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
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
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
有大體彊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
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
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

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負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取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
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
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
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

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
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
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
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
竒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
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
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
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
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
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
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
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高

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
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羲爲侍中
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
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
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
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
於地下而計不在己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卓見耳
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眞忠臣也
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初表紹在冀州遣使
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爲冀州士平民彊英傑所
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

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望之弟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旣不能灑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摸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犇揚州南陽韓暨避表術之命徙居山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犇陵表深恨之旣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爲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爲丞相士曹屬

潛參丞相軍事洽廩粢皆為掾屬芝為管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

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
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
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
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
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
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
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
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
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

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
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
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
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
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
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備
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
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為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
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
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
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
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
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
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
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
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
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
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
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故兵灑忘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
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
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
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
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
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

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

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
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
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
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
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
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
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
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

擊其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

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
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
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
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
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
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
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
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
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

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

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
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
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
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
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
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
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
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
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
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使張昭
攻九江之當塗不克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

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
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
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
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
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
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
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

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
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曰是成一人之志

而虧王灑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䟽陳誠以死
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
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卅子及大臣博議
卅子不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戾
之疇素與夏戾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
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
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
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
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
卒涕泣橫流惇具以荅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

郎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楊黥賊黥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爲新都郡以齊爲太守